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廬陵學案表

歐陽修

子發

高平
同調

子棐

焦千之

呂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敞

子奉世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劉敞

劉恭

劉氏續傳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丁騭

張巨

胡宗愈

王安石

別為荆公
新學畧

曾肇

弟肇

李撰

子彌遜

子彌大

子彌正

陳師道

蘇軾

蘇轍

並見蘇氏
蜀學畧

王回

徐無黨

別附
蔣之奇

鄭耕老

廬陵續傳

尹洙

呂公著別為呂范諸儒學案

梅堯臣

並廬陵講友

蘇洵別為蘇氏蜀學畧

廬陵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充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通廬陵學案

材料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案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泯忍弗振先生得昌黎遺藁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

若訥獨以為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徒
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
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
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
翕翕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
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為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
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
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保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陞
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
毋以中外為閒賊平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鄭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
先生遇于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敢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
從為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
邪黨益息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
南京以母憂去復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譖之出
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俸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

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冑簿者伺先生出聚譟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丞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為御史衆自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于先生造惟薄不根之謗推辱之之奇即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且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大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

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為人知先生即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經賞識率為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雲濠先生所著尚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東坡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象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為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

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為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者丈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為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為易之說者為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

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畧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爾聖人以天下為心者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以天下之樂為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太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為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矣當物極則反易為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狖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為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是以聖人于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為類剛與剛為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為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為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于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為大聖人所以為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為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高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尤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為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隨事以為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貞于同人則利君子貞于明夷則利艱貞于家人則利女貞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彖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順過乎柔則入于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其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吏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吏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

之使知君子之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哀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於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美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于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于坤以履霜為戒以黃裳為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

卷四
六
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子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與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于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象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象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

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女下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衆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于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于己者為其愛于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于人故